

人生觉悟清华启

○ 林天强（1988级电子）

2023年，我53岁，从清华大学毕业30年了。孔子五十知天命，而我经历的这社会巨变的五十年中，有五年对我影响甚大。18—23岁在清华求学，吃住行在清华，清华之外所知甚少。清华让我知道了什么呢？有哪些挥之不去的记忆呢？

青春记忆 顿悟时刻

记忆中乐山是一座满满幸福感的小城。峨眉山-乐山是世界物质文化双遗产，苏东坡和郭沫若在家乡留下了无数墨宝和传说。我在峨眉山边一个国营企业建南机械厂出生、长大。从小母亲的教育就是要不别做，做就第一。我在职工子弟校读书到初中毕业，在绝大多数同学进技工学校的情况下，1985年我中考全地区第一，成了子弟校唯一进入四川省乐山第一中学的高中生。1988年我高中毕业，高考时又以当地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。

1988年9月5日，18岁的我第一次离开乐山来到北京。接下来就是风雷激荡的时光，80年代转瞬谢幕，90年代急速巨变，经济狂飙突进的时代即将到来。

50岁以后，我到处担任创业项目评审导师，也开设了“企业家修炼”课。讲授“超级个体与超级组织”时，企业家学员们会围成一个圆桌，我会启发大家：在大家成长和创业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不依赖间接经验的顿悟时刻？为了给大家打

个样，我就会讲起我在清华的顿悟时刻。

2023年初，电子系陆大綵先生逝世，朋友圈里满是“陆大綵老师一路走好”的悼词。很多人对陆大綵先生的记忆是他的课很难通过，他讲授的“随机过程”是著名的“四大名捕”课。我与陆先生三十多年未再见过，但我对他的印象却是一张慈眉善目、洞若观火的微笑。

20岁的我还拥有哼唱着自己创作的诗词找寻浪漫的情怀，朋友们还从北大、人大找到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生，与我一起举办过春天的生日聚会。这时我遇到一个清华女生，彼此关系不错，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，我们依照小说里写的，在校园里通信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小说和电影里写的爱情是不是真的，反正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。通信还是按部就班，有一次我偶发奇想在信里约了一个暗号，如果关系能进一步，就展示出那个暗号。

繁忙的课程无暇放松，紧张的日程很



林天强校友（中）在1988级毕业30周年纪念大会上

难约会。有一天上午就是陆先生的“随机过程”，课程照例很晦涩，听课依旧很枯燥，听不懂依旧愁眉苦脸。课间休息时，我忽然发现第一排居然坐着那个女生，她站起来寻找，然后，我们都看到了对方。这时候她做出一个手势，展示出约定的暗号。

那一瞬间，天地为之一变。原本沉闷的教室明亮起来，所有愁眉苦脸对付功课的同学顿时活泼起来，而站在最前面的陆大绘教授，此刻洞若观火、笑语盈盈，仿佛所有人都知道了秘密。这一刻在我的记忆中定格，这就是我在清华的第一个顿悟时刻。

成长和创业总有一个时刻，不是别人告诉你，但是你就是知道。所以30年后我想起陆先生，就是这张慈眉善目、洞若观火的笑脸。

一转眼23岁了，1993年我在清华毕业。我们曾在青春纪念日一次次挥别彩虹，那时候我尚不知道，走遍万水千山，归来仍是少年，与青春相关的诗歌、音乐和电影将成为我生命之中的寂静之声，从不喧嚣却永不断流。

跨界成长 建立自我

1993年7月，我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从头再来。在社会上的最初一段时间，我认识了很多年长的朋友，俗称“老炮”。他们带我做事、做人，捅开了在学校里所不知道的“窗户纸”。我知道了要建立自我——今天每个幸存下来的个体，历史上祖先可能都是王族，比如莆田林姓，妈祖的支脉，也有九牧王传世。

在离开学校的日子里，我没有忘记自己曾是个清华人，没有忘记自己的名字：

天强来自于清华校训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我坚持终身学习不断深造，先后跨界到北京大学学经济、五道口金融学院学金融、北京电影学院学导演，是电影业第一批导演专业的博士，开创性地提出了完全导演论，这是一种创新。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我赶上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代，我得到领导支持，立足技术，参与艺术，依托平台，闯荡市场；在网络、影视和文创领域，唯创业是出路，不管是自主创业，还是岗位创新，都是一种创业。

我庆幸赶上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年代，能在关键时刻、关键地点参与到关键事件，成全一个关键性机缘，在绝境中创造高潮，这机缘就叫奇迹，这奇迹就是国营798工厂转型为798艺术区的过程，这也是一种创业。

“512”地震后，我来到四川灾区做志愿者，我在灾区看到一只求救的手从废墟中伸出来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与震撼。我夜不成寐，脑海总浮现这样的意象：一只纤弱而美丽的小手从废墟里努力地伸出来，上面有一只强壮有力的手与他相连接，这是心手相连。这是雕塑《大爱永生》的作品创意。而童年时代所热爱的美术，清华时代所经历的文化线索，也通过我的雕塑作品《大爱永生》产生意料之外的价值。2009年地震周年祭，《大爱永生》在四川汉旺抗震救灾纪念中心揭幕，成为抢险救灾标志性艺术品；随后又在北京798艺术区落成，成为798地标作品；并受邀参展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，在2011年秋拍中成为“中国二十世纪与当代艺术”夜场冠军。2013年我们8字班毕业20年，以这件作品为核心构成了雕塑《携手》，作为1988级全体同

学献给母校的作品，坐落在清华园胜因院28号。创意、创业和创新成了我健康工作的特色。

积极生活 追求无我

2016年，我响应国家号召，自主择业。当年，我就重拾少年的兴趣，编剧了一部科幻爱情剧，在拍摄这部科幻剧的过程中，得到了清华的领导和校友支持。2019年，这部我担任导演和制片人的12集电视剧《命悬一线的浪漫》在爱奇艺上线。

2017年，我有幸受聘于母校清华大学，开创了“清华科幻季”。我与一众学者提出了“未来定义权”的逻辑框架，以科幻作品和项目的展览、展示、研讨与评价，聚集科幻、科普、科研、科创精英，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，影响教育与投资的未来导向。通过“清华科幻季”等活动，科幻圈同仁齐努力，促进“中国科幻大会”落地北京，“世界科幻大会”落地成都，见证《流浪地球》《独行月球》等中国科幻大片的电影工业实践，开启中国科幻电影黄金时代。

2022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，我应邀从北京出发，漫行合肥、嘉兴、绍兴、苏州、南京、上海，遍游长三角，畅谈数十年。大家都是知天命之年，各有成就和贡献，即使有一些困难和曲折，也还在为新时代各尽一份心力。疫情中，本来以为自己可以以退休心态多休息，没想到这几年越来越忙。我们这一代全程经历了国家大发展的时代，不管是在北京中关村、上海张江还是在深圳南山，我参与到各种天使投资活动中，也深度参与了清华校友三创大赛的工作，毕竟创作、创业和创新，正是我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的最大收获，也

是我得以回报清华的感悟。

三年疫情期间，我暂时关闭了影视制作平台，重拾在清华的电子信息专业和北大的产业研究专业，开始互联网产业、数字经济、大数据、区块链、元宇宙、算法算力、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实践，并开创性地提出了“幸福数字经济”。疫情给了我们考验，也让我警醒，我重新思考了有关成功、健康和幸福的问题，有所觉悟并有所行动。我参与到一间健康科技公司的创业，从新型的陪诊业务着手，以新健康理念聚集患者与亚健康人群，以健康大模型和智能终端构建科技平台，进行全生命周期健康规划、咨询、支持和全方位关怀和服务。现代科技提供可能，新生活方式提供期待，我们有可能做到：健康工作五十年，积极生活一百岁。

离开清华30年，归来仍是少年。我发现自己对清华的理解还远远不够，在清华所经历的人和事已烙入我记忆，成为我的启蒙；清华的历史和未来如同一幅正在展开的恢弘画卷，令人叹为观止，不觉中神往而觉悟，不由得身心俱融入其中。2018年，我作词作曲并演唱了一首原创歌曲《芳华学堂》，以表达“人生觉悟清华启”这个感悟：

芳华学堂

大草坪是个江湖，
大礼堂就是庙堂。
校园就是个熔炉，
把我们炼成这般模样。
走遍了大好河山，
归来仍此间少年。
学堂是心中圣殿，
天行健好儿女当自强。